



淫在鈔

二

□ 12
3752
2



D12
3752
2

左傳經世鈔卷之三



寧都魏 禧冰叔評點
夏邑彭家屏樂君參訂

楚武王荆尸莊公辛卯四年

春王三月楚武王荆尸授師子焉杜尸陳也荆亦楚也

戰也楚始于此參用戟為陳○按方言曰戟以伐隨將

謂之子取名于鉤子也上有刺刃下有鉤刃齊入告大夫鄧曼曰余心蕩杜將授兵于廟鄧曼歎曰

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見微先君其知之矣故臨

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杜楚為小國僻陋在夷至此武王始起其眾潛虎稱

大字衍夫字下脫人字



010189091341

王陳兵授師志意盈滿林按楚世家楚僭王號雖始于熊繹其後畏厲王暴虐又去其王號至魯桓公六年楚武王侵隨隨為楚往周請尊楚號不聽桓公八年楚熊通乃自立為武王至是年周召隨侯數以立楚為王楚怒以隨背己伐隨武王卒師中而兵罷則鄧曼之言蓋指楚武僭以為盈而知今日心蕩殆將危也若師徒無虧王薨於行杜不死國之福也見大之言○鍾惺云此社稷為重君為輕己先王遂行卒于櫛莫昆木之下杜櫛木令尹鬬祈莫敖屈重令尹莫敖皆楚官名鬬祈屈重皆人姓名除道梁嗟杜水名營軍臨隨隨人懼行成杜時祕王喪故為奇兵更開直道梁橋也隨人不意其至故懼而行成林營軍築軍壘也示持久計○忽然從天而下故隨人不及戰懼而行成凡欲操必勝之勢必出奇以溜敵如吳爭盟晨歷晉軍之類○秦始皇東遊明文皇北遊此其摹本也莫

敖以王命入盟隨侯且請為會于漢汭而還內不足者外故為有

餘想見整暇之妙用心細密處濟漢而後發喪

彭家屏曰鄧曼巾幗中人料事審幾每多微中其才智誠有過人者也然不能扼王之行使不獲考終於正寢豈其力固有所不能及歟若令尹莫敖當伐國之際王薨於軍而能以智盟隨侯全師而返其倉卒濟變之才有足多者○楚武黷兵道家謂佯兵者不祥之器故雖不死於敵而卒死於行禍自己作妖由入興死期將至而志氣先動可為後世殷鑒

教

大二年四月九日景久子於帝却世始
日也子任院長送通貨自所車始
出林病院門董三月一日以來之也
日自都子後事及音度國也道
徑日以不熱在山地古信陳也
大夫年一星更一就系即元田在

從陸碑
所處更
從山王
汴社程
水田所
遷天日

紀侯大去其國

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紀國今青州府壽光縣西南三十里紀城是杜不能降屈事齊盡以國與季明季不叛夏紀侯大去其國違齊難也

謝文游曰公羊子謂齊實滅紀而春秋賢襄公復九世之讎遂爲之諱故不書滅鍾氏曰襄公所難者在此念耳愚以爲仁至義盡之念雖賢者猶難之襄公禽獸豈能有此雖天理長存人性不滅惡極之人未嘗無一念之仁然亦仁發仁止耳求其真切堅忍見之事業則斷斷不能也吾以爲既書紀侯去國則滅

明謂亦
凡可人
皆在籍
亦如降
雪片
快事也

明謂亦
凡可人
皆在籍
亦如降
雪片
快事也

國者之罪不書自著此變例也公羊子求其說而不得見其上世適有紀齊相構之事遂推其故而云然耳然則九世之讎可釋乎曰不可公羊子以為雖百世不可釋國君以國為體諸侯世故國君一體其說最是然柯之盟魯及齊平而胡氏引敵怨敵惠不在後嗣之說以為魯莊於齊襄當復於齊桓當釋則又何也愚以為胡氏之言勢也非天理之至也魯莊之父見殺於齊襄襄公雖死而魯莊之讎未復雖敵子敵孫皆吾讎之子讎之孫也吾又何暇問其祖父有

罪而子孫無罪乎父子祖孫一體祖父有罪子孫身償亦其分也乃若復讎者身未及復則責恨以沒子念父責恨以沒則不忍不為祖父雪恨者情也仁孝也所懼者世漸遠仁孝漸衰耳若父讎未復敵人已死而以為當釋則先君之怨何時而洒乎敵怨不在後嗣之說小怨耳非為殺父之怨言也胡子特見齊桓合諸侯安中國攘夸尊周伯業將成其國日盛恐魯莊修怨怒鄰反

福之一
也
大
冒
於
院

客
志
病

為宗社危遂以釋怨為是故曰此成敗之勢非天理之至也天理之至不以敵之強大而懼不以己之弱小而忘故復讎者見敵可乘則乘之敵未可乘則內以安民修政進賢用能外以卑躬戢翼奉職和鄰專心一志以伺敵人之便夫勢亦何常之有齊桓諸侯也魯莊亦諸侯也齊桓可以振拔有為魯莊獨不可振拔有為乎不責魯莊之不能強為善而取其見機釋怨謂有當於天理豈其然耶
宋之盛曰讎之當報與否不專在年遠代易而以所

讎之淺深為斷若人滅我國土絕我宗祀我奕葉神人其痛之雖百世在所必報如宋之於金是也若止及一人之身國祀無恙則不其戴天之憤亦及其身而止如律殺人者身故不責子償是也然不推刃足矣全然釋怨而與之盟好則斷無是理但魯莊交好於齊當襄公身已然何論易世柯之盟又不足責矣魏禧曰以九世之仇亦當復此烈士之義孝子之志也愚以為仇在九世之前則年遠事殊彼此子孫更代已甚似在可釋之義若魯莊公則不然魯桓親為

莊父見殺於人桓公弑逆此雖其應然於齊襄則毫
未有曲也齊襄淫其母殺其父而齊桓親爲襄弟父
讎未復坐視其弟繼世享國而顧可以釋怨脩好乎
至於紀侯大去此又去國一變變而不失其正聖人
之所與也何以言之牽羊肉祖爲辱已甚破國殺民
覆宗絕祀爲禍太酷紀侯上不能抗強敵之威下不
忍爲苟且之計於是委國紀季使之屈節於齊得全
先人之祀而其身超然遠去不蒙僕妾之差春秋亡
國之權未有善於紀侯者故聖人大之夫亡國而大

之者大其敗不辱國而亡不絕宗也州公實如曹度
其國危遂不復事亦爲近而聖人不以大去予之者
其所謂危非有強敵偪脅之禍亦無善後之策則但
委而去之而已故曰變而不失其正者紀侯是也○
穀梁子曰大去者不遺一人之辭言民從者四年而
後畢禰按春秋不書齊滅紀而曰紀侯大去其國者
若紀侯之自去不與齊之滅紀也與梁亡書法同而
異。

賴韋曰太王之去去而國存紀侯之去去而國亡然

則紀侯身死社稷而使季下齊可也不然身為昏亂以至滅亡及臨事委而去之者皆得藉口矣

彭家屏曰曲禮父之仇弗與其戴天檀弓子夏問于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寢苦枕干弗與其天下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鬪初未嘗言九世及百世之下皆不可釋也祭法自顯考以上二世為祧再遠則去祧為壇去壇為墀去墀曰鬼言親盡也報祖之義親盡則殺何獨于讎乃九世必報且至百世不釋乎世遠而不釋則輾轉相讎何有限極豈所以立

教哉唐元和中富平人梁悅報父讎殺人昌黎韓氏議曰律無復讎之條非闕文也蓋不許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之則人將倚法專殺而無以禁止其端故聖人丁寧其義于經而深沒其文于律將使法吏一斷于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於是杖悅流循州今

國法子孫報祖父之讎惟事在即時得以勿論若過後及已議遇

赦而子孫仍報者皆不得概從援免是一世之讎輕重

之間尚有權衡何有于九世更何有于百世乎若所謂齊襄九世之讎猶有可言者紀侯譖齊哀公于周而王烹之烹齊哀者王也非紀侯也是紀侯之罪只在譖也以一譖之故讎及九世不已甚哉無論齊襄滅紀本無復讎之心即果有之亦無足取而謂聖人顧賢之乎固知公羊子之說不可以訓後矣

鄧侯不殺楚子

楚文王伐申

今南陽府附郭南陽縣是

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

杜祁

姊妹之子曰甥

止而享之驪甥聃甥養甥

杜皆鄧甥仕于舅氏者

請殺楚

子亦是一見如巢人殺吳王曰是君也死疆其少安是也

鄧侯弗許三甥曰亡鄧

國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齊

臆杜若齧腹齊喻不可及

圖之乎圖之此其時矣鄧侯曰人將不食吾餘

杜言自害其甥

必為人所賤故不食吾餘食

對曰若不從三臣抑社稷實不血食而

君焉取餘弗從還年楚子伐鄧十六年楚復伐鄧

再伐鄧當

日不知何以為名

滅之

穆文熙曰楚之滅鄧誠為不仁然于止享之時而襲殺大國之君若楚復立王而責鄧以襲殺之罪其滅不尤速哉且人之相與談笑戈戟酒杯鳩毒往往有之亦何必以楚鄧為口實乎故人在自處何如不必忌人也

魏禧曰東坡管仲論言楚子不殺晉文鄧侯不殺楚文皆有人君之度信然余嘗謂東坡此篇真千古知命明道達而不迂之言也

衛惠公殺二公子

夏衛侯

惠公

入放公子黔牟于周

周洛邑也今河南府

放甯跪于秦

秦國今西安府

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乃即位

急去內難而後即位亦處變之法如晉衛殺慶鄭而後人則與袁紹之

殺田豐趙染之斬魯徽相去無幾矣

君子以二公子

之立黔牟為不度矣

凌雅隆曰按二公子討朔而立黔牟義之正也不幸而無成乃遂以

不度譏之豈春秋善救衛意哉蓋左氏以成敗論人類如此

夫能固位者必度其本

末而後立衷焉

不知其本不謀知本之不枝弗強謂本不能勝其枝則弗強立也舊註俱未明

也舊註俱未明

詩云本枝百世杜詩大雅言文王本枝俱茂蕃滋百世

弑齊襄公

齊侯襄公使連稱管至父林二人戍葵丘今河南考城縣杜齊地瓜

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林以瓜熟之時使往期戍公問不

至杜問命也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奪仲

年林僖公之同母弟襄公之叔也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

如適襄公紕之二人因之以作亂凡亂臣作亂必奉連

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閒公作亂必內外相比至女

于外有寵無寵尤須留心蓋無寵易于日捷吾以女為

夫人林宣無冬十二月齊侯游于姑焚焚遂田于貝丘

杜姑勞貝丘皆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林彭生蓋桓十八年

襄公所殺者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隊于

車傷足喪屨反誅屨於徒人費杜誅責也林徒役之人名費者弗得鞭

之見血走出遇賊于門劫而束之費曰我奚御哉林言我何

嘗以禦汝為事袒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林詐請先入助戰伏公而

出鬪死于門中石之紛如杜齊小臣死于階下遂入殺孟陽

于牀杜孟陽亦小臣代公居牀○凌約言云陡說殺孟陽真是險絕曰非君也不類見

公之足于戶下遂弑之而立無知鞭背而鬪死可謂忠矣先入伏公居牀代

雖有忠智之臣不能免死初襄公立無常無常未有不亂國者蓋賞

傳

罰取舍臣民無所稟而奸易生也過猛者敗而其強足以劫過寬者敗而其惠足以延無常則亂未有不速者

鮑叔牙杜小曰君使民慢使字包含無限○魏禮曰上無所措手足均之得禍則相率而怠棄惟有一慢而已

每見煩苛嚴急之家其臧獲愈不奉法者皆其情勢使之然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杜僖公庶子出奔莒今青州府莒州亂

也杜二人作管夷吾召忽杜糾傳奉公子糾杜小白來奔奔魯也

而近魯雖大而遠近齊則事機皆得知之此小白所以先入也○按衛文公為衛之多患而先適齊古今有為

之君每有此見亦父子不同舟之義晉元宋高不沒于難終得興復者正賴有此凡人處亂世不可無此識力

○彭士望曰亂將作而鮑叔奉小白奔莒亂作而管夷吾奉公子糾奔魯鮑叔自是高夷吾一等○邱維屏曰

有鮑叔未亂而奉小白奔莒則於齊必早有以經營者故可先入也

魏僖曰所以致亂處皆可鑒○徒人費諸人見危授命可謂忠矣而春秋不子汪克寬以為此皆屢幸之臣平日從君於昏而任其禍故未可以死節許之然詐賊伏君居牀代死倉卒濟變皆可為法

邱維屏曰左氏歷敘徒人費諸人之死遂接出鮑叔牙管夷吾召忽見齊多奇才襄公但能得其小而失其大故得者能為之死而襄公不能自救於死是左氏大手眼處

孔之達曰襄公不能委任管鮑諸賢而狎暱羣小雖

徒人費諸人之死無救於其弑然則小人雖忠專委任之則反以召禍而無濟於國況未必忠者乎蓋君子而忠則有深識遠見所以為君國計者防患於未萌定變於將發使君享泰山之安而無一時不及救之患棄君子而用羣小彼雖忠愛不過順君之欲感恩思報禍機所伏明有所不及察謀有所不能施事至則委其身殉之已矣嗚呼人君亦何樂乎臣之徒以身殉吾死也

孔鼎曰予讀魏禧父子同舟之說而重有感於崇

援

禎甲申之事當闖賊犯北京急督師李建泰奏乞駕南遷願保太子先行於是平臺召對出建泰奏疏示羣臣言國君死社稷朕將安往其勸太子先行一議斟酌詳奏宰相范景文都御史李邦華亟言太子監國金陵最是根本之計給事光時亨大聲沮曰諸臣奉太子往南意欲何為將效唐靈武故事乎景文等遂不敢再語夫時亨無識小人城破即降賊不足深責獨惜景文諸君子其時能開陳利害以死力爭則時亨授靈武之說何足撓國家之大計哉靈武口實

壞於宋儒拘牽義理袖手聽國禍敗不講救時急著也語曰安危視所任成敗以謀易於反掌易屯彖曰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建侯則動乎險中大亨貞矣記曰敬大臣則不眩亦見愍帝無重臣親臣故小臣得而撓之

桓公入齊鮑叔薦用管仲

初公孫無知虐于雍廩杜齊大夫九年春雍廩殺無知公及

齊大夫盟于薳杜魯地齊無君也彭士望云此時當納糾

何哉坐令桓公先人耳○禧按舊云大夫盟而有異志

故伐齊則其盟薳時少一段作略可知如陳乞立陽生

須有不得不從處觀宛渫一盟衛獻即入郈一盟晉文

即入此皆隨盟隨入若稍遲延便生變計魯莊不知出

此故為齊莫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凌稚隆云

人所賣之詞人者難詞桓公書齊小白言當有齊秋師及齊師

也於子糾止書名不言齊以不當有齊也我師敗績公喪

戰于乾干時流杜齊地旱則竭涸故曰乾時我師敗績公喪

戎路傳直專乘而歸杜戎路秦子梁子杜二子公

御及戎右

莊薦管仲一卷之三

古

也。以公旗辟于下道。林辟下道以誤齊師。是以皆止也。杜獲鮑叔帥

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杜鮑叔乘勝而進軍志在生得管仲故託不忍

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杜管仲射桓公故曰乃殺讎。說得親切可聽。

子糾于生竇。杜魯地。魯雖為齊弱然嘗相戰矣安得至此魯真無人哉。召忽死之

管仲請囚。林召忽義不生辱管仲知鮑叔必欲薦已。鮑叔受之及堂阜。齊地而

稅脫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于高綏。杜齊卿高敬仲也言管仲治才

多子使相可也公從之。薦人作相只如此輕易說出用高是臣想見當年。鍾惺云大

膽識開漢高蕭何一派眼孔。魏禧曰管仲召忽之事余嘗疑焉作詠史詩附錄以

質詩曰奔魯或奔莒分已定君臣猶天不可逃庶兄

何足論虞人死皮冠。嬖僮死敗軍自經莫之知語疑

非聖人。按程子謂小白糾之庶兄故管仲相桓為從義。

彭家屏曰晏子有言君為社稷死則死為社稷亡則

亡子糾既未為君無社稷之寄又非世子無次立之

義管仲受命齊主以為紉傅初未嘗委質以為其臣

而有君臣之分也君臣之分未定若遽為死則晰義

不精又苟息之弗若矣此聖人所以不責仲以死也

唐王魏傳太子建成太宗殺建成而王魏不死且事

太宗後儒譏其事，讎幾至，聚訟尹氏起莘辯之最爲精當。謂王魏奉高祖之命輔太子，則高祖其君也，太子其長也，食高祖之祿，非食太子之祿也。萬一高祖遷王魏爲秦府官屬，其可違命而盡節太子乎？萬一太子得罪，高祖而被誅，其可讎視高祖乎？是王魏之於建成，義可不死，義可不死，卽可以臣太宗矣。況子糾乃齊之諸公子，非建成已立爲儲君者比，而顧以死事責仲乎？大抵爲諸王之傅及爲之官屬者，與人臣事君不同，卽以漢初論之，申公事楚王戊，而戊以

叛死亦可責申公不死節乎？枚乘事吳王濞，而濞以反誅乘，轉臣漢，亦可責枚乘爲事讎乎？如此類者，不一而足，相比互觀，其義至明。魏氏顧疑聖人之言，抑獨何哉？程子謂桓公兄也，子糾弟也，以管仲相桓公，爲從義，故聖人不責其死，而稱其功。毛氏奇齡駁之，謂子糾爲兄，桓公爲弟，引據極其確核。然糾無論爲弟爲兄，管仲特爲之傅，非爲之臣，所謂傅者，傅之德義有師道焉，原無必死之義也。仲惟可以不死，故夫子許其功，若應死而不死，則大節已虧，大本已蹶，雖

有相桓之功。聖人烏得而許之。是如其仁。如其仁之。言幾為口過矣。春秋於召忽之死。不書。不與其死也。召忽之死。不足與。則管仲之不死。不必非矣。論管仲者。必深求聖人之意。未可為孟浪之說也。

曹劌論兵

春。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杜魯人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杜肉食謂在位又何間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一問便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大小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此方是及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王納諫云。決獄以情。何與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杜戰于長勺。杜魯地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

肉食者謀之

予不好

是前也

左傳經世錄

曹劌

卷之三

如見好
叙于
相矣

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林大崩日敗績公則日未
 可下視其轍杜視車跡也登車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
 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
 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
 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魏禧曰由前言之可以知用兵之本由後言之可以
 知用兵之謀

魯敗宋師于乘邱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魯地公子偃杜魯大夫曰宋師不整
 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公弗許自雩門竊出蒙臯
 比而先犯之杜雩門魯南城門臯比虎皮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邱
杜魯地今山東曹縣齊師乃還
 魏禧曰數語耳而攻瑕先發驚敵之法皆備

臧公知宋之興

秋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于衆盛林言衆盛蓋以宗廟

祭祀若之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爲君

憂拜命之辱臧文仲杜魯大夫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已其興

也悖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只此四語說盡古今興亡成敗之故且

列國有凶稱孤禮也言懼而名禮其庶乎既而聞之曰

公子御說之辭也杜宋莊公子臧孫達即文仲曰是宜爲君有

恤民之心林蓋明年御說立爲宋君之後文仲方聞其辭

魏禧曰興國在罪已爲君在恤民千古本計人君當

要亦春秋人
士之口吻
慮諸虛文之
淨到周而極
矣

坐置一通

宋萬弑閔公

乘邱之役杜在十年公以金僕姑杜矢射名射南宮長萬杜宋大夫公

右黜市專反孫生搏之杜黜孫人名搏取也宋人請之宋公斫之杜戲

而相媿日斫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弗敬子矣病之杜萬

不以爲戲而以爲已病十二年秋宋萬即南宮長萬弑閔公于蒙澤宋地

遇仇牧于門批而殺之杜以手擊而殺之遇大宰督于東

宮之西又殺之立子游杜公子羣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

毫杜蕭毫皆宋邑南宮牛猛獲帥師圍毫杜牛長萬之子猛獲其黨冬十月

蕭叔大心杜叔蕭大夫名大心字及戴武宣穆莊之族杜宋五公之子孫

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于師殺子游于宋林以曹師伐南宮牛圍毫

之師乘勝入宋而殺子游立桓公御說猛獲奔衛南宮萬奔陳以乘車

輦其母一日而至杜乘車非兵車駕人曰輦宋去陳二百六十里言萬之多力宋人

請猛獲于衛衛人欲勿與右祁子杜衛大夫曰不可天下之

惡一也惡於宋而保於我保之何補得一夫而失一國

與惡而棄好非謀也正論於事勢利害仍畫然後世衛誘降保叛多以致寇且亡國者

人歸之亦請南宮萬于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強制

力者莫過酒色用其一足以斃之况用其兩乎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

見宋人皆醢之杜醢肉醬并醢猛獲

魏禧曰宋閔公戲南宮長萬陳靈侯戲夏徵舒皆以

見殺而晉孝武戲一婦人卒致蒙被之禍戲言召禍

不可不戒○險惡之人不可與戲言懷慙則成恨也

故宋閔以斬南宮長萬被弑凶悍之人不可加輕刑

致怨則思報也故子般以鞭圍人犖見賊事見莊公三十二年

鄭厲公殺原繁

鄭厲公自櫟今河南禹州杜鄭別都也侵鄭及大陵杜鄭地獲傅瑕杜鄭

夫傅瑕曰苟舍我祭杜鄭故智吾請納君與之盟而赦之六月甲子

傅瑕殺鄭子儀及其二子而納厲公初內蛇與外蛇鬪

於鄭南門中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林傅瑕殺鄭子納厲公應內蛇死外

蛇勝之象公聞之問於申繻魯大夫曰猶有妖乎對曰人之所

忌其氣燄而取之妖由人興也人無覺焉妖不自作人

棄常則妖興六字可謂明透簡盡故有妖凌稚隆云蛇北方水物水數六故六年而厲公

人皆畏忌實由子儀不自強正使厲公有此氣燄故云

妖由人興子儀既不能強又不能弱失其常度故云人
 棄常○禱按林云子儀畏忌之氣燄未是子儀安得有
 氣燄所謂狂作小厲公入遂殺傅瑕孔尚典曰厲公一入即殺傅瑕
 耶蓋懲於祭仲之專也祭仲逐昭
 立厲幾不免雍糾之難傅瑕又欲效其轍使謂原繁鄭
 愚矣從古擅廢立據大權罕有得其終者夫曰傅瑕貳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矣納我而無二心者
 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父圖之且寡人出伯
 父無裏言杜無納我之言入又不念寡人杜不親附已寡人憾焉對
 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石林宗祏宗廟中藏主石室言已世為宗
廟守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苟主社稷國內
 之民其誰不為臣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子儀在位十四

年矣而謀召君者庸非貳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
 以官爵行賂勸貳而可以濟事君其若之何臣聞命矣
 乃縊而死正論妙語厲公聽之繁可以無死矣而卒死
者昏暴之君不可以情理奪也故惠公殺里
克而懷公殺狐突晉文赦寺人披而楚莊生解揚雖然
均一死耳繁之縊不愈於瑕之殺乎故曰不知命無以
子為君

孔之達曰鄭厲公復國入鄭遂殺傅瑕二年始治與
 雍糾之亂者殺公子闕剛強鉏蓋是時祭仲已死傅
 瑕又誅宜若可一舉而空其黨者不知急治之則將
 鳥獸散而不可得誅惟討瑕之後安靜無事若毫不

為餘黨計者侯其黨歸而治之則可以無漏網矣傳
 謂鉏不能衛其足蓋必奔而復還者按莊十六年鄭伯治與於雍糾之亂者九月殺公子闕則強鉏公父定叔出奔衛三年而復之日不可使共叔無後於鄭使以十月入日良月也就盈數焉君子謂強鉏不能衛其足

明

楚子入蔡

十年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媯于衛反將歸媯陳姓
 過蔡蔡侯曰吾媯也止而見之弗賓杜不禮也息侯聞之
 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於蔡而伐之如此謫詐之謀已開
 戰國一派楚子從之秋九月楚敗蔡師于莘杜楚地以蔡侯獻
 舞歸獻舞蔡侯名十四年蔡哀侯為莘故繩息媯以語楚子
 杜繩譽也稱息媯之美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滅息杜偽設享食之具以
 息為歸生堵敖林楚人謂未成君為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問之
 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

媯

蔡侯滅息遂伐蔡林伐蔡以說息媯秋七月楚人蔡君子曰商

書所謂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向邇其猶可

樸普卜滅者其如蔡哀侯乎杜尚書盤庚言惡易長而難滅

魏禧曰蔡息婉轉相害小人險詐本色如是卒皆以

自害誰謂害人者有益哉然以二國論則首禍在息

矣止而弗賓固為有過何為遽譖人以伐國乎且蔡

以救息之故而國破身鹵尤人情天道所不順故息

獨膺滅亡之禍○息媯辱身猶能報仇亦女中之傑

即其不言想見堅忍之志惜欠一死耳

王命曲沃伯為晉侯

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杜曲沃武公遂并晉國僖王因就命

為晉侯小國故一軍

魏禧曰後世咸以不討晉罪而命為侯是天子亂法

之首夫周不命晉晉將不為侯乎後世權宜之計多

如此蓋周不能強於政治以御諸侯而反求財質成

假靈於諸侯本之不立乃欲強其枝也得乎故周之

衰在論其本而不在責其末與流弊也○虜部將殺

節度即命為節度姑息養亂正如此然當時天子之

令不行於藩鎮若不姑與之則明叛王朝矣但不當一味苟且不思善後之計周之勢又自不同力不能計聽其自侯而不命猶之可也

魏祥曰曲沃之侯必由請而後命則王命重矣王命猶重則命之者失矣寧可使晉自侯猶我愛其禮之意

鬻拳兵諫

巴人伐楚楚子禦之大敗于津杜楚地還鬻有拳弗納遂

伐黃今汝寧府光州西十二里有黃城杜鬻拳楚大閹黃嬴姓國林弗納楚子激其志使別立功楚子感

其忠遂敗黃師于蹠土略陵杜黃地還及湫子小反杜南

有疾夏六月庚申卒林楚文王卒鬻拳葬諸父室杜地名

亦自殺也而葬於經皇杜經皇冢前闕生守門故死不失職初鬻拳強諫

楚子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鬻拳曰吾懼君以

兵罪莫大焉遂自刎也楚人以為大閹林楚子以鬻拳為賢但既自刎

不可復用故謂之大伯使其後掌之杜使其子孫常主此官君子

左傳經世沙 莊 兵諫一 卷三 三

曰鬻拳可謂愛君矣。諫以自納於刑，刑猶不忘納君於

善。林言所爲非人臣之法，但其心忠愛，宛轉自遂。楚文王能盡其忠愛，所以與也。

范祖禹曰：左氏以鬻拳兵諫爲愛君，是人主可得脅也。傷教害義，不可得而強通者也。

魏禧曰：鬻拳兵諫，左氏以爲愛君，後之君子多非之。余謂兵諫固非臣道，若概以兵諫便爲不臣，則伊霍放廢湯武，征誅又何如耶？事有大小，勢有緩急，不可一例論也。拳弗納楚子，使之伐黃，自是大謬。敗津非失道之事，不必用此強法。且楚子貪息媯之色而滅

息，又破譽息媯者之國而鹵之，滅絕天理，莫甚於是。而息媯數年不言，豈常婦人哉？抱仇讎而與寢處，孰危於是？此之不諫而強諫於敗津之役，由是推之，則向之所謂兵諫者，未必其有當於義也。或謂春秋戰國人但顧利害，不論是非，拳以敗津挫威，故激其伐黃以張國勢，息蔡逆理之事，非所計也。曰：勝敗兵家常事，今君敗於外，臣拒於內，四郊生變，鄰國乘釁，楚之安危未可知矣。設使伐黃更敗，則拳又將何以處之？故非兵諫之必非，而當論其所以兵諫者之未是。

也詳鬻拳論

鄭虢納王

春鄭伯和王室不克

林鄭厲公與惠王子頹為和欲使各復其舊

執燕仲父

王及鄭伯入于郕

杜南燕伯為伐周故○夏鄭伯遂以王歸王處于櫟秋

取其寶器而還

南燕今衛輝府胙城縣○夏鄭伯遂以王歸王處于櫟秋

王子頹享五大夫

之外今河

樂及徧

南府治

之哀樂失時

林徧舞黃帝堯舜夏商周六代之樂

司寇行戮

鄭伯聞之見虢叔

而况敢樂禍乎

也舉鼎而况敢樂禍乎好王之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憂

必及之。盍納王乎。虢公曰：寡人之願也。二十一年春，晉命于弭。

杜鄭虢相命弭鄭地夏，同伐王城。洛邑東都也。王所居在漣水澗

河南府治鄭伯將王自圉門入。虢叔自北門入。防不虞

殺王子頹及五大夫。鄭伯享王于闕，西辟樂備。林鄭厲公為王

設享禮於象魏之西偏，亦備六代之樂。纔說他人已即蹈之，所謂局外者明局中者暗。智士每每如此。王

與之武公之略，自虎牢以東。杜略界也。鄭武公傳平王

失其地，故惠原伯也。周大夫曰：鄭伯效尤，其亦將有咎。

王今復與之。天子蒙塵，宗祧失守，倖而得復，當憂勞恐懼，安民奉祖，且子頹雖好親為叔父，殺之固當，獨無不忍乎？故君臣備樂亦謂之樂禍。五月，鄭厲公卒，王巡虢守。虢公為

之樂禍。

王宮于瑀。杜瑀地王與之酒泉。杜周鄭伯之享王也。王

以后之聲。步干鑑子之。杜后王后也。盤帶而以鏡為飾也。今西方羌戎猶然。古之遺服。

虢公請器，王與之爵。杜飲鄭伯由是始惡于王。林鄭以

厚與鄭薄為僖二十四年，鄭執王使張本。冬，王歸自虢。鄭伯功大於虢而賞

鄭叛也。鄭伯定王若市賈之權利，其不臣易明矣。

孔之達曰：管仲作內政，曰三萬人以行天下，以誅無

道以屏周室，則當其規模初立，已早定一尊周名號

矣。故即位六年，宋背北杏之盟，即請於周伐之。當時

一有舉動，必借名於周，可知乃子頹之亂，惠王出奔

鄭伯和王室不克齊君臣豈不聞乎。曾不知討賊納王。致使功出於鄭虢。所謂屏周室安在也。按莊公二十年冬齊伐戎二十一年夏鄭虢同伐王城納惠王而殺頹是年齊無事可紀意一年皆在戎故不及勤王耶。其後秦穆晉惠伐戎救周而齊又不至豈以秦晉近戎二國伐戎救周而周之戎難已解桓公更不必爲勤王之舉耶。

鄭伯其失甚矣。豈特賞薄召怨而已哉。然鄭突受之而不辭。則均過也。

陳敬仲奔齊

春陳人殺其太子御寇陳公子完與顓孫奔齊

杜皆御寇之黨

顓孫自齊來奔齊侯使敬仲即公完為卿辭曰羈旅之臣

幸若獲宥及於寬政謂齊宥其罪而加以寬政也舊註非赦其不聞於教

訓而免於罪戾弛於負擔林謂去其負擔奔走之勞而得息肩於此君之惠

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林言速君官府之謗蓋當官不能共識

則諂諛請以死告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

畏我友朋杜逸詩也翹翹遠貌彭士望云如此佳詩

半詩三百獨全何也多係漢儒纂補故國風為不理之言即左引諸詩是一確據使為工正杜掌

三傳經世少莊敬仲奔一卷之三

百工飲桓公酒杜齊桓賢之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

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

也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初懿氏杜陳大夫卜妻敬仲其

妻占之曰吉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媯杜陳姓之後

將育于姜杜齊姓五世其昌竝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

父杜陳佗也事在桓六年而立之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

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二二三杜坤下之否三三三杜坤

乾上否觀六四杜此周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杜此周

父變而為否

剛會後事却燦然可觀左氏此等最多而此篇文字最落落錄之以見一斑

六四爻辭易之為書六爻皆有變象又有互體聖人隨其義而論之此其代陳有國乎杜坤

下乃周史釋爻辭之義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光

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為天於

土上山也林言其光尚遠而自他處遠地有光明者也

此觀六四變為乾卦巽變為乾乾上坤下故曰于土上

此否卦正卦三四五爻為艮變卦二三四爻亦為艮故

日山也林言其光尚遠而自他處遠地有光明者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土上林言

巽為木故曰有山之材此以互體言之巽變為乾故曰

照之以天光此以變卦言山之材天之光皆居坤之上

故曰居土上此以正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杜此周

卦變而之乾有庭實旅伯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

國朝王之象

利用賓于王之土字下句

故曰利用賓于王

杜良為門庭乾為金玉坤為布帛諸侯朝王陳贄幣之象旅陳也百言物

備猶有觀焉故曰其在後乎

杜因觀文以傳占故曰猶有觀非在己之言故知在

孫風行而著於土故曰其在異國乎

林行而著於土則不在本國明矣故

異國若在異國必姜姓也姜大嶽之後也

杜姜姓之先為堯四岳

山嶽則配天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

林山嶽之大則與雲降雨

有配天之功此亦以及陳之初亡也

杜昭八年楚滅陳

始大於齊

杜桓子敬仲五世孫陳無字

其後亡也

杜哀十七年楚復滅陳

得政

杜成子陳常也敬仲八世孫

魏禧曰羈旅驟躋高位貴舊友目必不相善故雖以

僑如之佞不免於數奔也此敬仲所為善安其身於

齊臣亡臣託身大國如孤鳥依人多與輒以苟容然

久之而君輕以厭矣此敬仲所為善重其身於齊君

君子處身涉世道當如是論者不必以後事便看出

許多陰謀大用也○左氏卜筮於後事有纖悉奇中

處後人謂之附會誠為可疑然近世命相卜數亦有

纖悉奇中者則左氏所載未可盡以傳會抹煞也

彭家屏曰古之治天下者重占卜洪範稽疑必取決

于龜從筮從周禮六龜九筮蓋設專官掌之故易曰

成天下之亶亶莫善乎著龜所以藏往知來開物成
務察天人之際識趨避之理戒謹恐懼以求當其情
此先王之深心致治之要道也後世輕之不列於朝
廷龜卜法既不傳著占亦具而不用甚至變占法為
火珠林小數為市井小人攫利之資而先王以著龜
輔治之意蕩然不可復見矣春秋之時去古未遠故
左氏敘卦占每多奇中猶有先王之流風也夫亦何
可概指為傳會而疑其有不然歟

士蔦謀殺羣公子

晉桓莊之族偪

杜桓叔莊伯之子孫強盛偪迫公室○

此事恐後有效尤者

獻公患之

士蔦曰去富子富者易

故去之然富為人所忌富者少而

則羣公子可謀也已

彭云曲沃弑晉君三世至此毒發晉

公曰爾試其事士

司馬宋劉子孫互相屠戮亦如是

蔦以罪狀誣之周族惡

蔦與羣公子謀譖富子而去之

其富強故士蔦得因而

間之用其所親為譖則似信離其

滅二十四年晉士蔦又

與羣公子謀使殺游氏之二子

杜游氏二子亦桓莊之

狠手毒心允為元惡○二游必不富

看他一步步進處

而有強力者去富子二游之力必多

士蔦告晉侯曰可

矣不過二年君必無患二十五年晉士蔿使羣公子盡

殺游氏之族著著是使羣公子哀哉乃城聚而處之林聚晉邑城聚而處羣公

子外示優寵○城聚時必以功冬晉侯圍聚盡殺羣公

賞不知有多少親愛恩典在子快哉直如殺猪屠狗耳○士蔿之策所謂賊刀古人殺盜平亂亦有如是者二十六年春

晉士蔿為大司空一將功成萬骨枯夏士蔿城絳以淡

其宮又害民

魏禧曰羣公子殺富子游氏卒自殲於聚可謂天道

獻公殘毒禍幾亡國滅宗報稍輕矣若士蔿老賊逢

君造此大惡宜身死嗣絕不足償罪而子孫賢明富

死使字誤

貴百年不衰何以為天道解也人猶有憾余每於此

歎息○士蔿姚廣孝皆無故造大難世有無間地獄

當萬劫不出

孔尚典曰人於至親稍有疑釁則讒即從而中之今

有無故死我害其至戚者此其人必將圖我者也不

嚴拒而痛絕之即當陰警而豫防也

士蔿諫伐虢

虢人侵晉。晉侯將伐虢。士蔿曰：不可。虢公矯若騾，得勝於我，必棄其民，無眾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戰一音字也又講道學却說得妙，仍與殺羣公子一个機械。虢弗畜也，亟戰將饑。彭士望曰：蔿能知此理，為此言而行，極慘刻不仁，非背馳也。惟將禮樂慈愛皆看做作用權術，以求濟其不仁之事耳。古今自有此一派學問。

驪姬出羣公子

晉獻公娶於賈杜姬姓國。凌氏曰：在平陽府西境。無子，烝於齊姜杜武

生秦穆夫人及大子申生彭士望云：凡烝生之子，多不克終，衛晉其證。又曰：獻三娶

皆同，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杜大戎唐叔子孫，別在戎狄者

姓，狐姬姓，以小戎子生夷吾杜小戎，允晉伐驪戎今西安府臨潼

縣驪戎男女以驪姬杜姬姓，男爵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

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杜姓，梁名五，在閭闔之外

者，東關嬖五，別在從來內寵，外嬖未有曲使言於公曰不相比而亂國者

沃君之宗也杜曲沃桓叔所封蒲今山西與二屈今山西

邱維屏曰：看使字則其說本驪姬語也。

卷之三

驪姬一

卷之三

三

言大中機

互有權制

當使英主

動心其長

否如此

州杜平陽有北屈君之疆也林晉疆不可以無主說得鄭重

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場亦無主則啟戎心解釋得戎

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大子主曲沃而重耳

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位置得且旌君伐

又贊一使俱曰林又使二人合辭而稱美其狄之廣莫

於晉為都晉之啟土不亦宜乎林獻公未決故復使稱

二使字是

爾香諸先

使是名言

後使吳谷

費

侯說之註廣莫狄地之曠絕即謂蒲屈非也滿屈皆晉邑何得晉侯說之夏使太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

吾居屈羣公子皆鄙杜皆在唯二姬之子在絳只留幼

無二五卒與驪姬譖羣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

耦二邦相耦廣一尺共起一伐言二穆文熙日以驪姬之愛幸而其讒猶借二五為之蓋

言不由己則可從中贊之獻公自不得不從耳國語

又有優施通於姬其人愈下其謀愈淡矣

魏禧曰二五之讒語語妙有理勢妙無形迹使讀者

亦欲俯首聽之矣又不可執此疑人便廢却多少嘉

謀也秦和鄭國之間而卒用其策最為高見然羣公

知

子皆鄙惟二姬之子在絳便是昏主行徑不必到後面聽讒時矣

孔尚典曰凡讒說之行最為近理夫國家重地誠不可無親人守之且令生長深宮者出總外地習知軍政民情土俗此亦高宗舊勞於外之意也一旦國內有變羣公子猶得起靖其難或為他人所滅亦得據一城以圖興復若北宋宗室聚居京師金人破汴舉宗盡殲非高宗天幸在外宋其斬矣然則二五之讒謀孰非為國之至計哉獨是太子國本不宜遠出而

汴

竟無一人諫者可見晉廷無人矣

神降於莘

秋七月有神降於莘

杜有神聲以接人莘號也

惠王問諸內史過

官過名

曰是何故也對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也

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虞

夏商周皆有之王曰若之何對曰以其物享焉其至之

日亦其物也

杜享祭也若以甲乙日至祭先脾玉用蒼服上青以此類祭之

王從之內

史過往聞號請命

杜求賜土田之命

反曰號必亡矣虐而聽於

神神居莘六月號公使祝應宗區史囂

太祝名應宗人名區太史名囂

享焉神賜之士田史囂曰號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聽

於民將亡聽於神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唯杜

德是與魏禧曰正論洒然申繻曰妖由人興史嚚曰神依人而行一語可謂要言不煩

邱維屏曰必待降觀知其德惡史巫之謬如此虐而聽神為必亡方是古史巫之遺

季友誅叔牙

初公築臺臨黨氏杜魯大夫見孟任從之杜孟任黨氏而

以夫人言許之杜許以割臂盟公林孟任割臂血生子

般焉杜魯大夫也講於梁氏女公子觀之杜魯大夫也請肆也梁

妹圍人犖洛自牆外與之戲杜圍人掌養馬子般怒使

鞭之公曰不如殺之是不可鞭犖有力焉能投葢于稷

門杜葢覆也稷門魯南城門走而自投接其屋之桷反

自殺之尚冀其公疾問後於叔牙子幼弟強立弟則非

能制文姜乎此一問最對曰慶父材杜葢欲進其同母兄問於季

莊三傳經世錄誅叔牙一卷之三

友對曰臣以死奉般杜友莊公母弟故公曰鄉者牙曰

慶父林七字極斟酌有成季友季友使以君命命儻叔叔待

于鍼巫氏杜魯大夫○離其巢穴○此中使鍼季酖之

杜酖鳥名其羽有毒以畫酒飲之則死曰飲此則有後於魯國必從不然

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達泉而卒立叔孫氏杜達泉魯地

得立後世其祿○季友於叔牙亦是周公於管蔡家法

蔡仲可封霍不廢祀則叔孫可立然管叔何以絕國叔

牙亂未形故也○涂尚律曰知此則慶父不當立後明

矣淫國母而弑二君論者以為推親親之恩欲同之叔

牙則何以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子般即位次于黨氏

杜即喪位冬十月己未共仲使圉人犂賊子般于黨氏

杜共仲成季奔陳立閔公杜莊公庶子

於八年八歲呂祖謙曰慶父叔牙一體也季友誅叔牙而置慶父

何耶一失此機及子般之禍奉頭鼠竄之不暇非所

謂當斷不斷反受其亂者耶

魏祥曰公問後於叔牙試之也乃果以慶父對鄉者

牙曰慶父林則兩人會意指實之語也故友遂誅牙

公於友平日相與議叔牙者久矣故為之不疾而速

熊頤曰古今成大事定大變必有腹心密友陰相規

畫而明任其責者如鍼季酖叔牙挾以必從固其才

力有大過人亦由季友平日腹心得力鍼季不洩季友之謀故季友得以不死此二人慎密果斷其作畧亦同

魏禧曰慶父覬立叔牙爲之謀主故季友先誅之以爲慶父雖存不足爲患而不忍一日殺其二兄未可概以先機當斷爲言也後人徒以慶父再弑君及仲孫湫不去慶父魯難未已之語遂謂季友失刑不知此皆事後之見亦未設身處人兄弟骨肉間耳余嘗謂古今被斬草除根先發制人八字壞人無限心術

造幾許彌天之惡欲先發則始之以無端之疑纖微之隙輕殺人以造難端欲除根則終之以祖父之怨而殺其子孫以一人之怨而陷其同黨以絕後禍明犯人忌陰干鬼誅子孫世世受慘毒之報皆此八字爲殃也不知麋鹿在山林命在庖廚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舟車飲食出入寢處之間不經意之事我苟當死無一不可以殺身豈必仇人怨家乃足禍人哉是故義所不可則彼雖能先發能後報吾且至死而無悔此固未可爲溪忍之人道亦未足爲迂闊之儒

道也。○任安世曰：叔牙承莊公之間，但曰慶父材耳。季友遽以此一語殺其兄，不已甚乎？賴韋曰：管叔既叛，而後周公致辟，所謂大義滅親也。鄭叔段逆節已著，而莊公伐之，君子猶譏其養成弟惡，陷之於罪，爲滅兄弟之倫。況叔牙未見逆謀，而季友遽以一語殺之耶？先生比於周公，似爲失倫。是長小人殘忍刻薄之風，而開兄弟之禍也。曰：季友與鄭莊事勢不同，莊公可以漸制其弟，季友則變出於倉卒也。叔牙之謀雖止，見於慶父材一語，然由後慶父弑君推之，則此

二人當其比周之惡，季友始誅叔牙而不及慶父，後誅慶父而不及其子，三家儼然並列，可見季友立心多在仁厚，決不以一語疑似遽殺其兄也。○涂尚律曰：莊公止泛泛問後，故叔牙以慶父材對，若正名立般而以大義屬諸弟，則季友可以執，顧命叔牙不敢違公議矣。是莊公之間自失，於模稜而開人之貳心也。季友欲立般，則亦當以大義動其二兄，告於諸大夫而力權護之，季友之賢國人信重已久，其不從叔慶而從季友明矣。觀閔公立而盟齊侯，以請復季友

慶父再弑國人不順而再奔可見也是季友之舉失於親親之仁而亦失於定國之義也曰是亦一說也如此不失爲社稷之臣然叔慶同母兄弟陰相圖謀則季友之勢孤必先殺季友而弑子般孔父仇牧之禍見矣故比肩事主或有不容竝立之勢當變者因人相機而用之可也吳正名曰慶父初弑子般不及季友後弑閔公又不及季友則以爲立般而叔慶必先殺季友者亦未必然也曰或季友自衛周密慶父不得而殺然觀慶父先弑子般而奔齊再弑閔公而

奔莒意叔牙爲人奸澁有謀慶父雖凶逆固一鹵莽粗疎之人此季友誅叔牙時可以容慶父耶是又不可得而攷矣

魏世傑曰叔牙欲立慶父慶父必知其謀觀其後事及仲孫湫語則慶父非良人明矣當誅叔牙時季友旣不忍并殺而子般旣立亦當慮其爲亂何以初不能防護子般及閔公請復已一年又不能正慶父弑般之罪而使得再弑閔公乎疎縱之失季友不能辭其罪矣

孔之達曰按左傳閔公哀姜之姊叔姜之子也慶父弑般而如齊必以立齊所出爲名以求援於齊其後閔公立齊伯主援之於外哀姜國母主之於內季友卽欲討慶父弑君之罪其勢不能觀季友復魯魯猶不敢擅令其歸必告於齊許之而後召則討賊之權季友不得而操也明矣至慶父弑閔公外失齊援於是不奔齊而奔莒季友乃得正其罪而討之然則慶父之再弑閔公也實由齊桓庇鄰國之賊貪立其所出夫季友能以一言之故誅叔牙而顧不能誅弑君

之慶父非定論矣

邱維屏曰立後自有定典公疾而何爲問後是莊公知當日有慶父之逼季友對以死奉般亦素知有爭奪之釁故也而叔牙果有慶父材一語則爭奪之禍已發矣此公羊所謂牙之弑械成也季友立酈叔牙手段最是斬截孰謂慶父材一語非大惡不可誅乎○般旣卽位何不居朝廷而次于黨氏蓋孟任非聘般位未定此間便有成季危疑處在故般弑而成季亦奔也但魯未衰國人與成季同心故只得立閔公

耳

齊人救邢

狄人伐邢邢國今北直順德府治管敬仲言於齊侯曰

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侯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

可懷也管仲一生名義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杜

雅文王為西伯勞來諸侯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杜

之詩林畏簡冊之所書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仲言如響

魏禧曰數語簡嚴有三代典誥之氣

四個也字有

音有也

怨之標

本也

齊人復季友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杜齊地請復季友也齊侯許

之使召諸陳公次于郎以待之不特重其事亦用眾以防不虞季子來

歸嘉之也冬齊仲孫湫來省難杜湫仲孫名齊大夫書曰仲孫亦

嘉之也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薛季昶曰二凶雖誅產祿猶在

亦此見也惜五王不知鑒此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

斃春秋時人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

周禮淫母后弑君兄接踵不絕猶謂之秉周禮乎然借

遺然亦未矣孔子不以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

魏禮曰秉禮之文未亦足存國况有實乎

三傳經世少閱復季友一卷之三

乃知祖宗
好風俗但
能少留不
致漸滅亦
足以救亡
也

魏祥曰周禮在魯一語天下無不知之久而成風人不敢犯故魯亂已甚而秋猶曰猶秉周禮如曹操甚惡禍衛而不樂居殺

左傳經世鈔元

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間攜貳覆昏亂霸王之器也

吳澄曰此時慶父秉外權哀姜為內主惟恐季子之歸孰能奉幼君出會霸主蓋必有魯之世臣如衛之石碯淡謀祕計告於霸主請復季友故桓公召閔公至齊地而與之盟以要其信而使魯復之既盟之後桓公使召諸陳而閔公次郎以待之若不敢背霸王之盟而使季友得以歸魯者季友以霸王之重則慶

士之名蓋名士于漢末亦甚重耳

父不敢去之矣春秋書之所以著魯臣之有謀也

士蔦知太子不立

晉侯作二軍

林周制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晉本大國自曲沃武公覆滅宗國僖王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遂從小

國之制至獻公始作二軍

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

軍趙夙御戎畢萬為右

杜為公御右也夙趙衰兄畢萬魏犇祖父以滅耿滅

霍滅魏

耿今蒲州河津縣霍平陽府霍州魏平陽府蒲州東南百二十里永樂城是還為大

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為大夫士蔦曰太子

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為之極又焉得立不

如逃之無使罪至

立則為君不立則罪至古今此等事再無中立之勢此漢東海唐淮陽所

以為仁為吳大伯不亦可乎

此是申生上策只以貪位且智也

瑕

左傳經世鈔元

五

見及此理不猶有令名與其及也十句俱四字一句一獨知機而已且諺曰心苟無暇何恤乎無家天句者但有板滯耳若祚天子其無晉乎卜偃杜晉掌大夫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啟之矣天子曰兆民兆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眾初畢萬筮仕於晉遇屯三三杜震下坎上屯之比三三杜坤下坎上而為辛廖杜晉大夫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杜屯險難所以為堅固比親密所以得入震為土杜震變為坤車從馬杜震為馬震變為坤足居之杜震為足動而遇坤安靜之象故居之兄長之杜震為長

男兄也初又最長杜坤為眾母覆之眾歸之杜坤為眾六體不易杜初一爻變有此六義不可合而能固安而能殺公侯之卦也杜比合屯固復其始杜比合屯固

三傳經世鈔

知太子二

卷之三

三

舟之僑奔晉

春虢公敗犬戎于渭汭杜犬戎西戎別在中國者渭水出隴西東河水之隈曲日汭

舟之僑杜虢大夫曰無德而祿殃也殃將至矣遂奔晉

邱維屏曰勝戎而奔較勝楚而祈死者所見尤遠當虢之殃尚為無迹也

錄字錄句

空簡妙

晉獻公使大子帥師

晉侯使大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杜赤狄別種里克晉大夫諫曰：大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杜冢大也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正卿之所圖也，非大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且臣聞臯落氏將戰，君其舍之。杜林恐太子軍敗得罪，故陳說利害以說獻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見大子。

晉維戶曰稟命兩語
立稟命將
之弊離
肅宗靈武
之立亦未
免由此不
正故凡當

左傳經世錄

伐臯落一

卷之三

三

垂亡而欲
便子圖存
之日只有
傳以六位
而已餘曰
則必不可
使將豈推
太子不可
即諸皆
不可也若
唐之高祖
太宗其事
取天下皆
則使之市
命可也

天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臨民杜謂居曲沃教之以軍

旅杜謂將下軍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無懼弗得

立脩己而不責人則免於難王臣曰里克之對太子似

之言當明告天子豫為成謀乃反其言曰何故廢乎狐

突輩君意未顯而猶測之里克君言既彰而竟隱之亦

何取此與子言孝之空言乎其後惠公殺里克不責以

中立禍大子致亂晉國而責以弑奚齊卓子為失誅矣

天子帥師公衣之偏衣杜左右異之佩之金玦林玦如環而不

連以金為之為狐突御戎先友為右梁餘子養御罕奪

偏衣之佩飾杜子養為罕奪御先丹木為右羊舌大夫為尉先友曰衣身之

偏握兵之要杜謂佩金玦將上軍在此行也林兼是二美子其勉

之偏躬無慝林分身衣之半非惡意也兵要遠災杜威權在己親以

無災又何患焉狐突歎曰時事之徵也衣身之章也佩

衷之旗也林身之文章可以別貴賤故敬其事則命以

始杜賞以春夏服其身則衣之純杜必以純色為服用其衷則佩之

度杜衷中也佩玉者士君子常度今命以時卒閱其事也杜冬十二月

衣之危莫江反服杜雜色遠其躬也佩以金玦棄其衷也服

以遠之時以閱之危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雖欲

勉之秋可盡乎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於廟受脈市

反於社杜直社之內有常服矣不獲而危命可知也杜

韋

反於社杜直社之內有常服矣不獲而危命可知也杜

韋

韋

可佩也

肥

弁服軍之常也。死而不孝。杜雖死而使父有殺子之名。不如逃之。罕奔曰龍

奇無常。金玦不復。雖復何為。君有心矣。先丹木曰。是服

也。狂夫阻之。杜疑也。曰。盡敵而反。敵可盡乎。雖盡敵。猶有

內讒。不如違之。狐突欲行也。杜去也。羊舌大夫曰。不可。違命

不孝。棄事不忠。雖知其寒。惡不可取。林雖知君心寒薄。然而不孝不忠之

惡名不可取。子其死之。大子將戰。狐突諫曰。不可。昔辛伯諗

審杜告也。周桓公云。內寵竝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

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於難。今亂本成矣。立可必

乎。孝而安民。杜奉身為孝。不戰為安民。子其圖之。與其危身以速罪

也。杜有功益見害故言孰與危身以召罪。

魏禧曰。里克之執義於父子間。可謂賢矣。然其後聽

優施之歌而中立。何哉。克前之兩盡天理也。後之中

立。人欲也。蓋前者克之身無利害。惟見有獻公父子

而已。其心公公則明。故能執義。後則身入利害之中。

懼難而求免。其心私私則昏。故依違以苟全。然中立

免身而卒不免。惠公之殺。為人臣者。惟有執義而已。

豈獨所欲有甚於生而已哉。呂東萊以為守前術而

應後勢。猶未為確論也。○嘗讀微子之書。見亡國之

象讀伐皐落之傳見亂國之象二三大臣彼此歎息彼此疑猜悽涼悲惻真有讀之不任聲者○晉諸大夫只就衣袂上看出許多不祥之兆說得獻公事事有意其實此等亦未必果有意也總之廢大子之意人人知之故舉手輒疑耳觀申生讒死猶在四年之後則知此時獻公尙未有殺大子之心矣○余嘗謂教大子以逃者是矣然受命以出棄命而逃豈臣子之義乎若戰之不捷而死於敵則申生但可謂之死事而獻公無殺子之名申生何爲其不當戰也爲申

生謀者必奉命而戰戰而捷使諸大夫致成功於君父而已逃之則庶乎其可也

荀
魏世效曰克爲大子傳聞獻公未知誰立之言當執義以死爭何乃不對而退若視越人之鬪弓者乎且克知驪姬畏已而挺身以護大子則大子不死未可知也是故克之罪著於三旬不出而克之情已見於不對而退之時矣噫克不能死申生而旬息顧死奚齊卓子此所以成荀息之名也與

慶父弑閔公

初公傅奪卜齮田公不禁杜下齮魯大夫公即位年八歲知愛其傅而遂成其意

秋八月辛丑共仲即慶父使卜齮賊公于武闈杜官中門謂之闈

成季以備公適邾共仲奔莒乃人立之林國人不與故出奔莒季友乃

以僖公入魯立之為君或謂以賂求共仲于莒有不

畏桓討也觀齊殺哀姜亦可見莒人歸之及密魯地使公子魚奚斯請不許哭而

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聽其自縊不顯戮之失刑矣立後甚矣閔公

哀姜之娣叔牙之子也故齊人立之共仲通于哀姜哀

姜欲立之有淫行者唐武氏且不顧其親子况姊妹之子乎閔公之死也哀姜

傳經世少閔

弑閔公

卷之三

三

與知之故孫于邾今兗州府鄒縣○林齊人取而殺之

于奪地以其尸歸嬴公請而葬之杜哀姜之罪已重而嬴公請其喪還者外

欲固齊以居厚內存母子不絕之義

穆文熙曰哀姜通於慶父與謀弑君罪不容誅魯不能殺桓公取而殺之雄斷若此乃稱伯哉或謂婦人業已適人不宜殺謬矣

左傳經世鈔卷之四

寧都魏 禧冰叔評點

夏邑彭家屏樂君參訂

虢公敗戎

虢公敗戎于桑田杜虢地在弘農陝縣東北晉卜偃曰虢必亡矣亡

下陽不懼杜下陽虢邑在河東大陽縣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鑿而益

其疾也語精而狠必易晉而不撫其民矣不可以五稔杜為下五

年晉滅虢張本

魏禧曰按宣六年赤狐伐晉圍懷及刑邲晉侯欲伐

之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意與此同

齊桓服楚

秋盟于貫

杜宋地梁國蒙縣西北有貫城

服江黃也

江汝寧府信陽州確山縣黃汝寧府

光州西十二里有黃城按經二年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杜江黃楚與國也始來服齊故為合諸侯

三年秋魯于陽穀

今山東穀陽縣

謀伐楚也齊侯與蔡姬乘舟

於囿蕩公

杜蔡姬齊侯夫人魚池在苑中蕩搖也

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

怒歸之未絕之也蔡人嫁之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

侵蔡

按經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謝文洵云題目借得無跡蔡潰

林蔡自北杏一與中國而棄垂

遂伐楚

凌稚隆云按蔡

黨楚潰蔡者先披楚之黨也 之門戶也齊欲攘楚而不得蔡無以入其境然蔡為楚

所偏招之必不肯至故假蔡姬之故大合諸侯出其不

三傳經世少億一齊服楚一卷之四二

意以先侵蔡而即伐楚以繼之侵蔡者奇兵也伐楚者正兵也此桓公之善於用兵也

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

杜楚界由未至南海因齊處北海遂稱所近林北杜相誘曰風言雖馬牛風逸牝牡相誘亦不相及喻齊楚遠不相也

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

命我先君大公曰召公傳五侯九伯女實征之

伯皆得征討其罪以來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於

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杜穆陵無棣皆齊竟履所踐履

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

人以縮酒杜束茅而灌之以酒為縮酒

履

人是問

杜昭王成王之孫南巡守涉漢船壞而溺周人諱而不赴諸侯不知其故故問之○呂東萊云

伐楚之役苟直指其不共職貢而討之楚必知罪乃求

逾數百茫昧不可攷楚安肯受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

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杜昭王時漢非楚竟

故不師進次于陘林楚語云先君蚡冒之所以服陘也

師進而據之陘也陘必為楚之要地故齊以諸侯之

弱而河南鄆城縣南夏楚子使屈完如師杜屈完楚大夫

師退次于召陵杜完請盟故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

完乘而觀之杜乘共載齊侯曰豈不穀是為先君之好是繼

與不穀同好何如杜言諸侯之附從非為己乃尋先君之好謙而自廣因求與楚同好孤寡

是沙渭
周代全
言論也

不穀諸侯謙辭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

之願也齊侯曰以此眾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

克魏禮云此與問昭王南征句同病一是尋大題目而

居大自張要語在筋節處使他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

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杜

城山在南陽葉縣南以言境上之遠漢水出武都至江

夏南人江言其險固以當城池方城今河南裕州

雖眾無所用之邱維屏曰完雖有辭只說得自屈完及

諸侯盟

胡安國曰或曰侵蔡次陘之師諸侯皆在江黃獨不

海 敵

與焉安知其為謀伐楚乎曰兵有聚而為正亦有分

而為奇諸侯之師同次于陘所謂聚而為正也江人

黃人各守其地所謂分而為奇也次陘大眾厚集其

陣聲罪致討以震中國之威江人黃人各守其境按

兵不動以為八國之援此克極制勝之謀也退于召

陵而盟禮定循國以歸而濤塗執俱四年然後及江

人黃人伐陳四年則知侵蔡次陘而二國不會自為

犄角之勢明矣此大會而未言者善是謀也○禧按

江黃楚之東北境可出兵以截齊後者則必江黃服

而後伐楚所以困楚亦所以固齊也

真德秀曰齊不責楚之僭王而顧責以不必責何哉蓋齊之內失德而外失義者多矣我以大惡責之彼必斥吾之惡以對豈不為諸侯羞故舍其所當責而及其不必責庶幾楚人不盡力以抗我而亦可以不勞而成功矣

趙鵬飛曰齊桓五霸之盛其初會北杏以求諸侯諸侯未和伐宋以為鄆之會伐鄭而為幽之盟諸侯無二矣而後伐戎伐徐伐徐率服則救鄭以示威於南

戎

伐山戎以示威於北定魯之難救邢之危衛滅而齊封之杞滅而齊城之內之諸侯一德事齊可以南征楚也則會江黃以犄楚之後取舒庸以折楚之臂然後興次陘之役成召陵之功則攘戎狄之功成矣家鉉翁曰齊宋同盟已久猶未敢聲楚人之罪必江黃至而後定計出師去年盟江黃今年會江黃皆為楚計也諸侯之師當其前江黃之師擬其後楚將腹背受敵有不戰戰必勝矣

魏禧曰楚亦無有大於僭王之罪者但責以僭王必

須其去王號事大且長而不能決故薄責之使易收拾耳

謝文游曰諸侯僭王號楚實首之又久爲中國患强大莫制齊桓欲霸中國而不能服楚則何以立威然事屬重大故經營有年而臨事斟酌不敢一步造次見楚未迎敵稍來觀望卽乘機求盟輕便結局雖未嘗纖毫損楚而齊威則甚張矣可見戎狄驕橫爲中國者稍得大體卽是勝著倘欲求全則未可必得而至於輕殘民命喪威損勢反使其益張此管仲識

時達變知彼知己長於謀國者也城濮之敗固晉才之多然亦子玉之驕有以致之使如屈完之持重則晉亦安能得志哉

彭家屏曰楚僭王號憑陵小國前此無敢問其罪者桓公赫然一怒以諸侯之師聲其罪而討之使當時東南半壁凜凜頓有生氣真盛舉也然進次於陘退盟於召陵所不深入而決戰者本求服之非求勝之也詩稱薄伐儼狁至于大原召陵之役其庶幾焉○晉楚爭霸大戰者數矣城濮之役晉勝楚邲之役楚

勝晉鄢陵之役晉又勝楚互有勝負楚真勅敵也然
二國爭霸民則何辜而使之血膏鋒鏑骨暴疆場哉
召陵之師楚服而退其用師也猶有王者之遺意焉
蓋兵凶戰危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可已而不已是黷
兵也黷兵是殘民也豈仁人所忍言乎此齊桓管仲
之規模非晉之君臣所能及也或者不察謂其畏楚
之強潦草結局其所見亦疎矣

晉殺申生

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

筮卜筮原是了故事耳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杜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

龜有滋滋而後有數龜象筮數故象長數短○即維屏曰龜憑灼灼近自然數憑分分稍屬意為之以此為長短

且其繇直救切曰專之渝攘公之瑜杜繇卜兆辭渝變也

專專寵之變必將奪公之所美蓋指申生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林薰香草譬申

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凌氏云中大夫二五之徒舊註以為里克非

姬謂大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杜齊姜大子母言求食大子祭

三專經世少億

殺申生一

卷之四

七

于曲沃丘維屏曰凡讒忌之來絕無端倪惟守禮或足

已之祭母當以禮豈夢而遂祭况非父命而出

則加以咒詛益以巫蠱厭勝諸說申生雖欲有辭於獻

公安可得乎甚矣申生之愚也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

而獻之杜胙祭之酒肉毒酒經宿公祭之地地墳謂酒

食自外來不可不試故令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

公祭毒酒至地地為墳起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

姬泣曰賊由大子大子奔新城曲沃外傳云原款教

城而不遽受死則死為原款教之無疑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大子子辭

林以六日君必辯焉大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

之狀自理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死為過矣此曰子其

行乎大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

十二月戊申縊于新城哀姬遂譜二公子曰皆知之急

下手○譜申生如此難而譜二公子如此易所謂破竹之勢也重耳奔蒲夸吾奔屈杜

在朝魏禧曰申生出奔則獻公死後反國而羣情服不至

骨肉殘賊禍延數世矣然則羣公子之冤何由發乎

故知申生之孝天為之也天欲禍敗人家國以償其

祖父之惡有生不肖子孫以報之者有生賢子孫以

報之者徐勣附和高宗廢皇后而立武后卒以武氏

滅其族使勳不生敬業之忠徐氏豈得滅哉嗚呼身
爲惡逆覆宗絕祀而徒成子孫之令名亦足悲矣爲
人祖父者其亦慎所貽謀哉

魏禮曰獻公之所欲殺者夸吾重耳輩也欲全者奚
齊卓子也卒之奚齊卓子皆見殺夸吾得國令終重
耳身爲伯主傳之子孫安在其欲全者全而殺者殺
乎祖父之於子孫徇其偏私亦自枉作小人況能施
之他人耶

彭家屏曰父子之間骨肉至親非有積怨深仇必不
可忍而史書殺子者往往行之最決略不需時者抑
何哉大都以位爲利也以爲大利則虞人奪之故讒
人之言甫入而冢子之首已殊惟恐少遲則速禍不
斷則失機利之見明害之見益明也然申生之事與
漢戾太子晉懷太子唐太子瑛之事不同蓋彼無以
自明與勢不能自明而此則尙有可以自明之道也
胙納公宮已隔六日傳受有人收貯有所以此致辨
雖甚惛惑不能無疑况獻公殺太子之傳而不及申
生是殺子之心猶未遽決爲申生者使痛哭流涕抱

親之膝吮親之乳以自明其無他安在其不悟哉而申生不爲者揜以君安驪姬不欲傷親之心也自明則姬必有罪而親心傷矣觀其告狐突之言至誠懇惻死不忘君其心至苦其道曲盡未可以小杖則受大杖則走之說一類而律之也或者不察援瞽瞍殺舜之事以爲舜終不可得而殺所以爲大孝而咎申生之不去是殆不然人子得罪於親安所逃死而逃之是實其罪也將何以自明故曰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經書晉侯殺其世子申生專罪晉侯也聖

人早有以斷斯獄矣魏氏以趨避之見恣一隅之說謂申生之死爲過其言爲謬豈知申生之用心者哉

晉滅虞

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虞大諫曰虢虞之表

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啟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其可

再乎杜為二年假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

虢之謂也杜輔頰輔車牙車林言虞如牙車如齒在裏

可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

也林大王於周為穆穆生昭故大王之子為昭大伯不從是以不嗣虢尤視虢仲虢

叔王季之穆也林王季於周為昭昭生穆故王季之子為穆為文王卿士勳

在王室藏於盟府杜司盟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

言事明簡
透切可為
教疏之法

九比字
可而

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為戮不唯
偏乎親以寵偏猶尚害之況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潔
神必據我此等語庸昏可殺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
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
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馨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
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
馨香神其吐之乎神據我之語何必淡辨只應如此證弗聽許晉使宮之
奇以其族行此時宜去矣宮之奇曰虞不臘矣林臘歲終祭眾神之名言虞不及臘祭之期○昔人謂傳中有虞不臘及秦庶長語遂斷為秦以後之書此却去確緣後人只

列

還

看秦紀耳安知庶長之官不設於秦初而周時刻
國亦有臘祭耶翫其詞旨自是戰國以前文字 在此
行也晉不更舉矣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
京師師遷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妙在首次璧馬假道一
之言不驗而虞公益驕且昏故後一舉而滅之尤易也執虞公及其大夫并伯以
媵秦穆姬杜晉獻公女送女日媵以屈辱之而脩虞祀且歸其職貢於
王故書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
彭家屏曰禮為人臣之禮三諫而不聽則逃之宮之
奇屢諫不納而挈族以行可謂知所處矣

夸吾奔梁

春晉侯使賈華伐屈夸吾不能守盟而行杜賈華晉大夫非不欲校

力不能守言不知重耳之賢○按五年獻公使寺人披

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乃徇曰校者吾讐也踰垣

而走披斬其將奔狄卻芮曰後出同走罪也林嫌與重

祛遂出奔狄○一棲隨是負罪也○杜以梁為秦所親幸秦既大國九年晉

不兩雄此芮託辭耳不如之梁今韓城縣南二里少梁城是梁近秦

而幸焉乃之梁杜以梁為秦所親幸秦既大國九年晉

卻芮使夸吾重賂秦以求入曰人實有國我何愛焉人

而能民士於何有浦公爵賞擦漫全是識得此意世之

金救禍而不足哀哉○若明文皇之棄朶顏三衛則又

非○黃建云石敬瑭以燕雲十六州賂契丹亦本此而

左傳經世沙傳

奔梁一

卷之四

三

得失有大焉後為契杜齊師從之齊隰朋大夫帥師會秦師納

晉惠公秦伯謂卻芮曰公子誰恃對曰臣聞亡人無黨

有黨必有讎杜言夸吾無黨無讎易出易入以有吾弱

不好弄能鬪不過杜弱幼也弄戲長亦不改不識其他

卻芮語稱說惠公太過反以致秦人之議故知稱君父

處亦須傍木分一邊正是彌誇全譽之法若鍾儀之論

果如此亦無益君國遠謨公謂公孫枝子桑也曰

夸吾其定乎對曰臣聞之誰則定國詩曰不識不知順

帝之則杜詩大雅疏文王之謂也又曰不僭不賊杜僭

唯

賊傷害皆天也則法也鮮不為則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林不

則無好惡不僭今其言多忌克林夸吾之言多猜疑好

賊則不忌克勝是僭賊而忌克也○

人之忌克在心却每於言難哉公曰忌則多怨又焉能

上見得言亦不可不慎克思者本以求克而反不能克余嘗謂人事事好勝必

不能取勝於人夫忌則不克謙尊而光旨哉言乎

是吾利也思者不能克人而反

孔之遠曰按晉遠於狄而近梁夸吾奔梁以託於秦

即有入國之勢大抵文公從者如狐趙等謀略皆不

及子金卻芮觀其出奔於狄又無大援便不濟事當

時夸吾在秦其交已淡獨有齊桓可託使能結齊以

為外援而又有里克平鄭為之內主則隰朋之師不

在夸吾而在重耳豈待十九年哉介之推謂天實置之二三子以爲己力不亦誣乎此平心之論非激也○禧按獻公卒秦欲納重耳重耳不從乃納夸吾重耳諸人不遽反國又別有見

邱維寧曰秦伯問公子誰恃苟奚不曰恃大國及晉之臣民若曰里克平鄭初欲納重耳今曷恃則曰重耳辭今納夸吾順也舍是不言而曰亡人無黨云云蓋由其心之欲克重耳忌里平而姑爲之辭以自掩猶之埋金者而立標於地曰此處無金也故子桑謂

其言多忌克世之以美言市人而人早已識其惡者蓋往往然矣

鄭殺申侯

春齊人伐鄭孔叔言於鄭伯曰諺有之曰心則不競何

憚於病

林言心既不能自強何畏難於卑弱之病

既不能強又不能弱

八字說盡

昭厲以

後之鄭所以斃也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公曰吾知其

所由來矣

林我知其禍之所從來

姑少待我

杜欲以申侯說對曰朝不及

夕何以待君夏鄭殺申侯以說於齊且用陳轅濤塗之

譖也

杜濤塗譖在五年

初申侯申出也

申今南陽府附郭南陽縣

有寵於楚

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唯我知女女專利而不

厭子取子求不女疵瑕也後之人將求多於女

杜謂嗣君也

女必不免。我死，女必速行，無適小國，將不女容焉。杜政峻，既葬出奔鄭，又有寵於厲公。申侯，殆柳宗元所謂永恆者也。子文聞其死也，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弗可改也已。

凌稚隆曰：按申侯本由楚而仕鄭，其於鄭之從楚，蓋必與有謀焉，以故鄭伯用濤塗之譖，遂暴其罪，以告齊，此亦理之宜有者。若鄭伯但以濤塗譖之之故，則申侯益嘗忠於齊者，鄭即駕言以殺適，以激齊之怒，爾何得為說。

魏禧曰：楚文知申侯之貪而不能裁其欲，但教以適大國，是速其死也，豈為君之道哉！然猶愈於後世之不知其臣者。若唐明皇於李林甫，德宗於盧杞，則其禍烈矣。

邱維屏曰：私寵處其明如此，故知人主知惡易，絕寵難。且楚文說其惡如此，更不說其可寵處，何在。足知當日所寵必有嗜痂之癖，說不得處在。

齊桓公辭鄭子華
秋盟于甯母。杜高平方與縣東有泥母亭音如甯謀鄭故也。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脩禮於諸侯，諸侯皆受方物。杜諸侯官司各於齊之物。邱維屏曰：齊伯政經營俱在大體處。晉文則遠不及此。孔子正諱之論所從出也。鄭伯使大子華聽命於會，言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杜三族鄭大夫若君去之，以為成，我以鄭為內臣。杜林成內臣比齊君亦無所不利焉。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奸之

齊桓公辭鄭子華

秋盟于甯母。杜高平方與縣東有泥母亭音如甯謀鄭故也。管仲言於齊

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

齊侯脩禮於諸侯，諸侯皆受方物。杜諸侯官司各於齊

之物。邱維屏曰：齊伯政經營俱在大體處。晉文則遠不及此。孔子正諱之論所從出也。

鄭伯使大子華聽命於會，言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

違君命。杜三族鄭大夫若君去之，以為成，我以鄭為內臣。杜林成

內臣比齊。君亦無所不利焉。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

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奸之

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杜守君命共時事違此二者姦莫大焉

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今苟有釁杜子華犯父命是其釁隙從之

不亦可乎對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

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

之杜總將領也子華奸父命即罪人鄭有辭矣何懼且夫合諸侯以崇

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

無國不記四字記姦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盛德

也杜君舉必書雖復齊史隱諱亦損盛德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既

為大子而求介於大國杜介因也以弱其國亦必不免鄭有

叔詹堵叔師叔二良為政未可間也齊侯辭焉子華由

是得罪於鄭冬鄭伯使請盟于齊

魏僖曰按僖三十年鄭公子蘭既奔晉從晉伐鄭請

無與圍鄭許之使待命于東鄭石甲父侯宣多逆以

為太子以求成于晉晉人許之合子華子蘭二子觀

之真所謂君子樂得為君子小人枉費作小人矣朱

齡石不肯攻桓氏徐世勣不負李密徐晦不負楊臨

賀每每為怨家所賢而世之反覆小人必欲殺故主

蔑舊恩以求新寵者接踵於世禍福別自有在徒欲

遺臭萬年耳。謂之下愚，豈不信哉。○桓公辭子華，晉文使子蘭待命于東，伯主義略如此。若庸主苟且貪得，則必樂子華之叛而惡子蘭之貳矣。○每讀史載人主於臣下之言，連書數不聽字，則知其禍至矣；不亡國則敗事也，連書數從之字，則知其福至矣。不強大則治安也，管仲言簡書，則齊人救邢言禮德，則齊侯脩禮言子華則齊侯辭焉言聽，計從桓公之霸，不亦宜哉。

子魚讓國

宋公疾，大子茲父

甫

固請曰：日夸長且仁，君其立之。

父，襄公也。日夸，茲父庶兄子魚。

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

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

林立庶，不順禮。

遂走而退。

魏僖曰：由襄公平生推之，則固請立子魚者，特偽以邀名耳。宋襄之讓，王莽之謙也。若子魚不辭，便當發殺機矣。公羊載楚執襄公時情事，益見。

△

△ 齊桓拜胙

夏會于葵丘。尋盟。且脩好禮也。王使宰孔杜宰孔宰周公也宰官孔

賜齊侯胙杜襄王尊之。曰：天子有事於文武杜祭也，使

孔賜伯舅胙杜天子謂異姓諸侯曰伯舅。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

命。漢書讀廢昌邑。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耄老，加勞，賜一

級。林等。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遠，顏咫尺杜言天鑒。

隕越於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登受。

孫應鰲曰：天子優臣，諸侯謹禮，使者從容，將命俱可。

孫應鰲曰：天子優臣，諸侯謹禮，使者從容，將命俱可。

記事上

記事入

羞亦不

左傳卷之四

拜胙

卷之四

三

見之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荀息不食言

九月晉獻公卒里克平鄭

杜晉大夫

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

之徒作亂

杜申生重耳夸吾之黨

初獻公使荀息

晉大夫

傅奚齊公

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

杜言其幼賤與諸子縣藐

辱在大夫其若之

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

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

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

杜送往而死者謂獻

公事居而生者謂奚齊

杜送死事生兩無疑恨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

三怨將作

杜三公之子之徒

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

里克曰無益也

彭士望云二字是千古趨避人口實

荀叔息曰吾與先君

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

林能欲其言之可復而愛其身之死

乎○一語可為守信之的

雖無益也將焉辟之

只拚一死此外毫不

忠臣本領

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謂

人已平

林我欲無二心於奚齊不能止里克使不忠於申生等

冬十月里克殺奚

齊于矣

喪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將死之人曰

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

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

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荀息有焉

司馬光曰立嫡以長正也獻公溺於嬖寵廢長立少

荀息為國正卿不能明白禮儀以格君心之非而遽

以死許之是則荀息之言玷於獻公未歿之前而不

可救於已歿之後也

穆文熙曰荀息之立奚齊猶有君命既已見殺何又

擅立卓子以大逆人情乎死不足惜矣

魏禧曰荀息本智謀之士何至此時一籌莫展只辦

一死乎蓋舉國人心不順雖有智謀無可施也荀息

始雖不正一死尚可取固是子路豫讓一流人余詠

史詩曰子路死臺下稽紹死車側死未為不義其失在初服若使紹且奔忠孝兩無得噫是可論荀息矣邱維屏曰寫荀息之死甚平處是左傳文字身分亦是與荀息身分相稱處

彭家屏曰晉獻殺大子立奚齊所以為嬖子謀者至矣而所愛之子均不免於殺何也大子國之根本國本既易窺伺者眾故其亂三世國幾危矣後世晉廢大子適而亂中原隋廢大子勇而亡天下骨肉之間愛憎之際可弗慎歟

惠公殺里克

晉侯惠公殺里克以說以說即下謂之云云杜云自解說不篡非是將殺里克

公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弑二君與一大夫

林謂殺奚齊卓子及荀息也為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

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劍而死于是

不鄭聘于秦且謝緩賂故不及杜平鄭里克黨

魏僖曰惠公以弑二君殺里克克盍對曰驪姬亂晉

幾滅晉宗諸公子流徙道路奚卓非君乃晉仇也臣

之殺之將使諸公子反而靖國而君乃為驪姬報仇

乎如此惠公必悟不悟而克之舉無弑名矣乃曰不
有廢也君何以興徒以樹私恩爲言益甚惠公之疑
矣

邱維寧曰此亦爲里克自處當如是耳若惠公則諗
知里克依違中立卽如此言亦恐不免至謂克之舉
無弑名是又不然奚齊之立君父之命也克不能爭
於獻公之時旣君奚齊而又殺之其非弑乎使後可
以一二言而免惡名則小人之計得矣春秋之法尤
嚴誅意聖人隱惡而特惡似是而誤天下來世故不

得不明著其罪不然武仲卑辭請後又何以不免要
君之惡名耶

孔之達曰按里克平鄭欲納文公其謀必多出於平
鄭蓋鄭知過於克克特一無主張之人觀其聽優施
之歌而杜門不出及惠公賂已又許之可見是故呂
卻欲誅納重耳者不忌克而忌鄭故使鄭聘于秦以
去克之謀主鄭去而克可殺矣克旣殺則鄭等在所
必除雖無使秦召三子之謀呂芮亦必殺之蓋勢不
兩立也

晉惠公改葬共世子

晉侯改葬共恭太子秋狐突適下國杜曲沃遇太子大

子使登僕杜忽如夢而相見狐突木為而告之曰吾

無禮林夸吾為申生改葬加諡而曰余得請於帝矣林

將以晉鼻秦秦將祀余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

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且民何罪失刑乏祀君其

圖之林因怒夸吾而濫及其民是失刑君曰諾吾將復

請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杜因巫許之遂

不見及期而往告之曰帝許我罰有罪矣敝於韓杜韓

怪力亂神也

左傳卷之四

殺里克二

卷之四

三

左傳經世錄十金十一
獨做惠公故曰罰有罪明不復以晉界秦夸吾忌克多
怨終於失國雖改葬加諡申生猶忿傳言鬼神所馮有
信時而

魏禧曰外傳云夸吾以天子之禮改葬申生而曰臭
達於外是則改葬者夸吾之厚意而臭達於外其不
幸耳天子乃曰夸吾無禮是知得不足以償失也故
曰葬者藏也藏也者使人之不得見也世之以棺衾
簡陋而易殮以風水弗利而遷葬者可以觀矣
謝文游曰此當是狐突以術卜知有敗韓之事遂託
言以恐惠公耳不然即敗韓之兆所謂國家將亡必

有妖孽也若上帝爲鬼報私怨是其明不及狐突而
又可以改請則上帝之禍福人一惟鬼是從矣且共
世子生不忍違父而就死死寧肯覆宗社以求祀於
秦乎秦伯曰惟晉之妖夢是踐凡此等事皆一斷歸
於妖妖由人興有道之世又焉有此

彭家屏曰按檀弓申生將死使人辭狐突曰君老子
少國家多難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再
拜稽首乃卒是申生瀕死之頃猶拳拳以國家宗社
爲念也死而有知安肯以晉界秦請于上帝乎若其

無知則亦寂矣烏能請也此特附會夢感之事師巫之言左氏信之以加共世子弗倫矣昔人稱太史公好奇左氏實基之焉

仲孫湫聘于周

春齊侯使仲孫湫聘于周且言王子帶必言子帶何耶事畢不與王言歸復命曰未可王怒未怠其十年乎不十年王弗召也

魏禧曰仲孫湫古大臣也使之覘魯而曰未可取使言子帶而終事不言蓋因亂取國反不為天子誅亂人而再三請復皆桓公極損伯業之事是以必不肯為又妙不肯取魯却託辭于魯秉周禮不言子帶却託辭于王怒未怠持之有故而言之可從所謂納約

自牖曲引其君於當道者也不然桓公慶父疊弑君親文姜哀姜恣行淫逆周禮何存而魯喪亂無君取之若拾芥有何不可動至王方恃齊為命戎且平矣豈子帶遂至不敢言耶

晉敗于韓

冬晉荐饑薦杜荐重也麥禾皆不熟使乞糴于秦秦伯謂子桑林

公孫與諸乎對曰重施而報君將何求重施而不報其

民必攜攜而討焉無眾必敗凡善算把穩人必立於無弊之地任敵人從違我皆

有利益處崔祐甫處李正已獻錢事亦正如此謂百里與諸乎對曰天災流行

國家代有救災恤隣道也行道有福數語是王佐規模不鄭之

子豹在秦請伐晉杜欲乘其機而報父怨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

何罪二語有王者氣象秦于是乎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杜

秦國都絳命之曰汎舟之役杜從渭水入河汾十四年冬秦饑

左傳經世抄

僖一 敗韓一

卷之四

阮

却

使乞糴于晉晉人弗與慶鄭杜晉大夫曰背施無親幸災不

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四德皆失何以守國虢射曰皮

之不存毛將安傅杜虢射惠公舅也皮以喻所許秦城

與之糴猶無皮而施毛慶鄭曰棄信背鄰患孰恤之無

信患作失援必斃是則然矣虢射曰無損於怨而厚於

寇謂全無入理不如勿與慶鄭曰背施幸災民所棄也

近猶讐之况怨敵乎弗聽退曰君其悔是哉謝文海曰

一節痛切一節以虢射之冥悍橫格於中晉侯之入也

秦穆姬屬賈君焉杜穆姬申生姊秦穆夫人賈君晉獻公次妃賈女也林託於惠公使善視

之且曰盡納羣公子杜羣公子晉武獻之族宣二年傳

見穆姬晉侯烝于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

晉侯許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林既入國而賂秦伯以

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林河

南也從河南而東盡虢界也華山在今華陰縣西南解梁今山西解州既而不與晉饑秦

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十五年卜徒父筮之

吉杜徒父秦之掌龜卜者卜人而用筮不能涉河侯車

敗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三三

巽下艮上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

君也杜於周易利涉大川往有事也亦秦勝晉之卦也今此所言蓋卜筮書雜辭以狐蠱為君其義欲以

喻晉惠公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杜兩卦為貞外卦為其象未聞

象山晉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杜周九月孟秋也艮為山山有木今歲已

待三敗及韓林晉侯車三壞秦師進至韓地晉侯謂慶鄭

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孫卜

右慶鄭吉弗使步楊御戎家僕徒為右乘小駟鄭入也

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

慶鄭尚爾忠款不以弗使為嫌

杜鄭所獻馬名小駟

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入易謂與人變易人欲東而馬反西

也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脈憤興外彊中乾杜狡憤也氣

狡憤於外則血脈必周身而作隨氣張動外雖有彊形而內實乾竭鍾惺云微于論馬奇奧似內經

游云造就人才訓練士卒皆可自此悟去數語形容假勇最盡

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杜晉大夫視師

復曰師少於我鬪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杜謂

求秦入用其寵杜為秦所納饑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

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杜

反杜快也言辟秦則使快來況國乎無語遂使請戰曰寡人不佞能

合其眾而不能離也。君若不還，無所逃命。語可恨。秦伯使

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懼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憂

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妙詞甚婉，遜却十分，擲掄取笑。然晉惠一向背恩喪義之罪，毛髮俱寫出矣。詞令之妙如此。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

王戊，戰于韓原，晉戎馬還泞而止。杜：泞，泥也。還，便旋也。小駟不調，故陷泥中。

公號慶鄭，慶鄭曰：復諫違下，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去

之。梁由靡御韓簡，虢射為右，輅五嫁反。秦伯將止之。杜：輅，

止獲也。鄭以救公誤之。林：慶鄭不知其將獲秦伯，呼使救也。惠公遂誤其師。○大抵鄭亦喜有

為肯出頭之人，若用為右，即死右矣。然已雖一遂失秦

時憤言而去，猶呼韓簡救公，此人畢竟可惜。

伯秦獲晉侯以歸。公：渙而止，則救公是實事，但以失秦伯耳。晉侯之獲，在鄭之去，不在呼救

公也。今人將秦獲晉侯句，緊連上二句讀，并以獲晉侯為誤救公之罪，非也。○為韓簡者，此時只當獲秦伯而

不當還救公。舍秦伯救公，往復之間，恐致兩失，不知并力獲秦伯，則彼雖獲公，可以相當。知武子所謂不以人

子吾子，其可得乎？人於急迫時，最要見得穩。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杜：反首，

下垂也。拔舍，舍止，壞形毀服。林：以示憂感。○秦伯使辭

焉，曰：二三子何其感也。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

夢是踐。借以措辭。豈敢以至。杜：狐突不寐而與神言，謂之妖夢。踐，厭也。厭息此語。晉大

夫三拜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

實聞君之言。羣臣敢在下風。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天子

營於耕反弘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杜營康公名弘其母弟也簡璧營弘

姊妹古之宮閉者皆居之臺以抗絕之穆姬欲自罪故

登臺而薦之以薪左右上下者皆履柴乃得通○履薪

疑是藉薪於臺履於其上將以自焚註履柴乃通

似未是既抗絕之則臺必高矣豈薦薪可上下耶使以

免問服衰經遊杜免衰經遭喪之服令人服且告曰

此服迎秦伯告將以恥辱自殺

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

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鍾惺曰絕似

婦人嬌賴口

唯君裁之彭士望云穆姬本怨夸吾至是却又激烈

語所怨者正所爭者大真女中傑也夸吾庸

惡媿姊乃舍諸靈臺林在京兆鄠縣周之故臺亦所以

實多

天降災此下四十七字檢古本皆

無晁杜註亦不得有是後人加也

大夫請以人林秦大

晉侯以入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既而喪歸焉用之林夫人

或以自殺

是以大夫其何有焉且晉人感憂以重我天地以要我

喪歸是夫八處得力不圖晉憂重其怒也我食吾言背天地也重怒難任背

天不祥必歸晉君公子繫曰不如殺之無恐杜公

秦大夫恐惠公歸復相聚為惡子桑曰歸之而質其太子必得大成晉

未可滅而殺其君祇以成惡此說亦善然殺之而且史

佚有言曰無始禍無怙亂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不祥

乃許晉平穆公之賢如此

陰飴甥謀復晉侯

晉侯使卻乞

晉大夫

告瑕呂飴甥

杜即呂甥姓瑕呂名飴甥字子金

且召

杜晉侯聞秦許平故子金教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

命賞且告之曰

先賞後告

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圉也

代也惠公

眾皆哭晉於是乎作爰田

杜分公田之稅應入公者爰之

于所賞

呂甥曰

從有贊妙

君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惠之至

也將若君何

眾曰何為而可

對曰征繕以輔孺子

繕治也孺子太子圍

諸侯聞之喪君有君

四字近為宋子魚遠為于忠肅模本羣臣

韓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眾說晉

謝文海曰晉侯昏庸剛復極矣平日不得民心必矣一有仁言眾便感哭可見民心易感只是上人不以為念

於是乎作州兵

杜五黨為州州二千五百家也因此又使州長各繕甲兵○作爰田妙矣作州

兵尤妙宋紹興間則以為觸敵之忌矣

十月晉陰飴甥杜即呂甥食采于陰會秦伯

盟于王城

秦地西周舊城也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

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圍也曰必報讐

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

一个征繕作兩解妙既不失情實又以解秦之疑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

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感謂之不免君子恕心

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

彭士望曰士木之難

文淳曰念語歸之小人以示威厚語歸之君子以求情兩頭立說妙有至理

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

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為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

心也是實語改館晉侯饋七牢焉却得子金辭命力

魏禧曰如此辭命真無一字不妙無一著不老靠圓

密春秋時祖此者甚多此不特千古辭命之祖亦千

古處難濟變之師也拜服拜服○子金才略不在狐

偃下特所遇非主耳吾嘗疑惠公反國後種種昔謬

以至敗執此時子金等何在而不聞出一言諫諍何

也意惠公思克可共患難不可共安樂復國之後棄

傷公善使也先有如許辭命

子金等不用故子金之策前後止見於患難之時耶抑豈子金智謀之士優於處變而於制治保邦之大計顧未之知耶

謝文海曰收民心立儲貳益甲兵先固根本使敵國知我不可動且隱然有可戰之勢然後許平可決此呂甥實實經濟不徒靠辭令之妙

彭家屏曰茅鹿門謂秦穆之歸晉惠自有主見不關子金口舌是也當始獲晉君之際穆公已明言重怒難犯背天不祥必歸晉君故一聞子金之言而卽應

之曰是吾心也穆公之賢其心跡豈不彰明較著哉然子金竭忠効智孳孳謀國輔孺子作州兵安撫國人屹然自立而詞令之善又有以動之使秦穆有不得不從之勢是亦返君之一助也其功亦胡可沒歟

是之文既各以訖因葉古之端
此比之於首張口吻自有靈

春秋時代人士皆習於

辭說也

辭說也

辭說也

太公望四月十日
林甫陳

晉惠公殺慶鄭

蛾蟻 析杜晉 謂慶鄭曰盍行乎對曰陷君於敗敗而不

死又使失刑非人臣也臣而行將焉入十一月晉

侯歸丁丑殺慶鄭而後入是歲晉又饑秦伯又餽之粟

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真王者○秦伯且吾聞唐叔杜

始封之祖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晉其庸可冀乎姑樹德

焉以待能者真明於是秦始征晉河東杜征賦晉置官

司焉

魏禧曰鄭雖有誤君之罪却正是能死義之臣觀其

閉糴時三次力諫卜右不從又力諫小駟至惠公拒韓簡之諫本心盡亡事勢全昧鄭必聞之詳矣陷於淖而號之鄭一肚憤懣不能自制始去而不顧然頃之猶呼韓簡救公聞惠入而坐以待殺其人本末如此只錯中間一節耳吾甚悲之惜之也慶鄭誤君李陵降匈奴皆是千古好人最傷心事而鄭猶多陵之一死爲君父者於有罪之臣子最不可不曲諒情事以全賢者而爲臣子者尤當抑情思義不可逞一時之客氣墮終身之忠孝敗君國之大事貽萬言之惡

名受身家之戮辱也○先軫以不顧而唾死于翟慶鄭以憤言誤君坐待誅此等皆是最有血性人情平日無學問好任氣遂踉蹌至此耳每一念及使我通身汗下○按晉敗韓復晉侯殺慶鄭三事傳文本相聯綴今分爲三篇者欲使各篇精神特出以便學者著眼著手耳

震夸伯之廟

震夸伯之廟

杜魯大夫展氏之祖父夸伯字震者雷擊之

罪之也於是展

氏有隱慝焉

杜隱惡非法所得尊貴罪所不加是以聖人因天地之變自然之妖以感動之知達之主則識先聖之情以自厲中下之主亦信妖祥之不妄神道助教唯此為深

魏禧曰經於九月書己卯晦震夸伯之廟公穀以為

晝日晦冥胡氏曰不曰夸伯之廟震而曰震夸伯之

廟者天應之也按周九月今七月也當秋時雷應微

潛而震廟且晝晦其變大矣聖人特書之邱明傳以

展氏有隱慝發天人相與之故顯聖人垂戒之心可

謂深切著明矣。由是觀之，則凡爲惡於冥冥，欺人於昭昭，行濁言清，掩過飾非，以欺世盜名之人，縱能逃王法，混清議，而爲天地鬼神之所誅，理不誣也。後儒信理而不信神，獨以雷霆爲陰陽激薄之氣，所以能擊人者，觸之者死，非真有神主而擊之也。然則震奄伯廟，不過如山崩壞屋，又非國之宗廟，亦常事耳。聖人何爲特書哉？夫雷之所以爲雷，固陰陽激薄之氣，然氣至而神生焉。山之質，土耳；川之質，水耳；積土積水，則必有神主之。今夫水氣積而生蟲魚，人氣積而

生蟻蝨，氣之所至，形以成焉。况雷霆山川，乃天地大氣所積，而顧不能生神哉？從古聖人言鬼神之際，如見如響，獨後儒不信，專一言理，意恐開人心之惑，而不知人據所見以合之，其疑惑愈甚也。論語子不語怪力亂神，神曰不語，則其有神明矣。若謂神怪不足信，則力亂亦無是事耶？或曰：然則人之死於雷者，一皆雷神擊之乎？曰：有無意觸氣而死者，有有意擊之而死者。如有好酒色，以致死，亦有保身而氣盡，命絕以死。凡禍福報應，鬼神妖祥之事，皆當作二說。

觀則豁然無窒礙矣

齊桓公卒立孝公

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徐今鳳陽府泗州北五十里徐城蔡姬皆無

子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林安勝之得嬖寵如夫人

禮秩者六人○如長衛姬生武孟杜公子無虧少衛姬生惠

公元公子鄭姬生孝公昭公子葛嬴生昭公歸德府寧陵縣

北十五里密姬生懿公開封府禹州密縣宋華子生公

子雍華氏之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太子已有

子而立之乃須屬於宋公何哉然則桓公知五公子之

亂明矣豈惟桓公管仲知之明矣知之而不一為之所

徒屬外諸侯以自固若時勢危亂無可如何者桓

公首伯管仲天下才而潦倒昏曠若此真所不解雍王

左傳經世少億齊桓卒一 卷之四 早

彭士望云
一因字妙

杜雍人名

有寵于衛共姬

長衛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

杜易牙既有寵於公為長衛姬

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

請立武孟既屬孝公於宋又

許立武孟

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

管仲在尚

冬十月乙

亥齊桓公卒

杜此言齊桓公不能脩身齊家以至身死國亂為天下笑

易牙入與寺

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

孝公奔宋十二

月乙亥赴辛巳夜殯

杜六十七日乃殯○桓公之

年春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無虧齊人將立

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

杜無虧已死故曰四公子夏五

月宋敗齊師于廩

杜齊地

立孝公而還秋八月葬齊桓公

齊人將立孝公而與宋戰者欲兵敗於宋以張宋之威而懼四公子故孝公得立而無患故曰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此齊人之謀也或曰齊人不願戰而四公子之徒挾之

魏禧曰竊按漢書地理志稱齊襄公淫亂姑姊妹不

嫁於是令國中民長女不得嫁名曰巫兒為家主祠

嫁者不利其家民至今以為俗而後世乃竝言桓公

姑姊妹不嫁桓公當不為此禽獸行也吾寧徵信於

班氏云

夫五年四月十日於築地
林病院首年復積

在以此有一雅習氣甚不可
于人意然其滋味亦不
可用也
皆天陰又晴

大正五年三月十七日

存此年此人一法

